

WINDOW ON THE WORLD

世界之窗

窗



'89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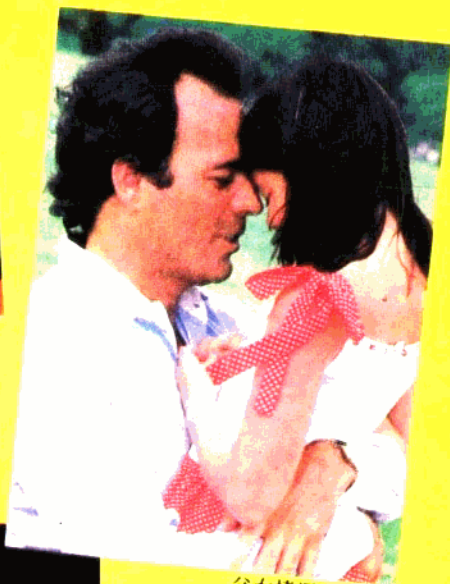
上海'88十佳期刊之一



在王宫内

西班牙歌星

演出盛况



父女情深

胡利奥·伊格莱西亚斯

激情满怀



闲暇

编者絮语

“1988年上海市十佳期刊”评选活动，经过读者投票和专家评议，已经揭晓。本刊和《青年一代》、《故事会》、《收获》、《小朋友》、《现代家庭》、《科学画报》、《大众医学》、《书林》、《语文学习》等刊物一起，被评定为1988年的上海十佳期刊。在此，我们向十佳期刊表示热烈的祝贺。作为上海市的十佳期刊之一，本刊编辑部全体同志向广大读者，评委会的各界专家，本刊的译者及赞助这次评选活动的舆论界、企业界的有关人士，表达我们的敬意；向十年来关心、帮助我们工作的海内外朋友致谢。

今年是本刊的第十个年头。时间是一本刊物的最严厉的考官,要使一本刊物经久不衰是很不容易的。我们今后当在社会各界和读者的鼓励、督促之下,密切编译医学家之间的交流,贴近生活,不断保持新意,克服出版周期长、篇幅大等困难,把《世界之窗》的质量向前推进一步。

1988年上海市十佳期刊

书 林

语文学习

收获

小朋友

科学画报

世界之窗

目 录

当代青年	北欧的青年一代 美国新一代的黑人青年 心中的裂缝 ——土耳其姑娘在西德的困境 轮椅上的大学生	[挪威]《晚邮报》 4 [美]《人民》 13 [西德]《明星》 19 [苏]《星火》 23
人物	我要唱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同西班牙歌星伊格莱西亚斯一席谈 “女奴”在秘鲁 ——访巴西演员露塞莉娅 羽毛侦探 ——美国鸟类学家莱布尼	《华盛顿邮报》 26 [秘鲁]《商报》 31 [美]《全国野生生物》 34
外国人在中国	勤劳、爱家、爱国 ——中国给我的最深印象	[法]《费加罗画报》 37
企业界	电影也要靠衣裳 ——伦敦伯曼-内森服装租赁公司 逆境思变 ——记挪威威廉姆森船运公司 为总统夫人设计流行时装	[西德]《时代报杂志》 44 [挪威]《威廉姆森世界》 48 [美]《人民》 51
社会侧影	发生在马克·吐温故居的悲剧 绑架 奥运会制服在自由市场兜售	[美]《人民》 56 [西班牙]《阅读》 59 [苏]《体育报》 69
科技	遥窥 2001 年的日本	[日]《大众读物》 71
旅游风土	世界各地夜总会巡游 联邦德国的民间婚俗	[英]《观察家》 76 [西德]《彩色》 82

一九八九年 第一期

国际 警坛	眼线:最危险的职业 52号住宅凶杀案 ——一出不可思议的家庭悲剧 恶梦引来的冤案	《华盛顿邮报》86 〔阿根廷〕《七天》89 〔美〕《人民》95
今日 世界	莫斯科“公开性”采访记 非法劳动者 ——联邦德国新的低级阶层 美国胖人的烦恼 以色列出口反恐怖专家	〔美〕《纽约时报杂志》99 〔西德〕《时代报》104 〔法〕《今日情况》106 〔西德〕《明星》111
婚姻 与情 爱	现代婚姻的实验 ——纽约双职工夫妇的故事 为了实现“出国梦” ——反常的中国国际婚姻 金钱的爱情 ——美国百万富翁哈里夫妇丑闻	〔美〕《纽约》115 〔日〕《亚洲时报》124 〔美〕《人民》127
体 育	英国一代球星博比·查尔顿 苏联体操明星比洛泽尔切夫	〔西德〕《明星》130 〔苏〕《接班人》137
医 学	孤独的人易患癌症 ——同致癌的感情作斗争 联邦德国的流动护士	〔美〕《今日心理学》141 〔西德〕《斯卡拉》143
知 识 小 品	迷人的口哨	〔苏〕《环球》145
小 说	春天的十七个瞬间	〔苏〕尤·谢苗诺夫 148
漫 画	(84) (85)	
封 面	临窗眺望夜巴黎	

科学技术的发展,既给世界带来了新的希望,也存在着前所未有的威胁。身处当今时代的青年人,他们究竟在想些什么?忙于什么?期待什么?让我们深入到他们中去寻找答案吧。

寻找自己的风格

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市地铁站的墙边,站着两个身穿黑色工装裤、T恤衫和皮外套的青年人,他们的头发染了色,腰间还系着饰有钉头的皮带。在他们身后的灰色水泥墙上唯一的色彩是过分华美的广告画和光怪陆离的宣传橱窗。

他们只有 16 岁,外表看来很年轻,但表情却像饱经风霜的老人。他们给人以倔强、冷酷和傲慢的印象,仿佛生活能提供的任何惊奇和快乐

对他们来说早已无所谓了。

在奥斯陆市的大街上还会碰到另外一些截然不同的青年,这些人整洁漂亮,容光焕发,就像是用彩笔刚描绘出来的一样;还有一些更普通的穿着工作裤和短茄克的青年,他们也像蜂蜜和鲜奶一样散发着芳香。

然而他们都代表着今天那些强烈要求“表达自我”的挪威青年。当询问他们为何如此打扮时,他们都毫不犹豫地做了回答。

“世界是丑恶的,所以我也愿

北欧的 青年 一代

〔挪威〕克·尼尔逊

朱荣法译

大城市青年阿纳和格鲁



意让人看上去丑恶。”一个16岁的半“朋克(Punk)”女青年说。她眨着一双困惑的眼睛，两鬓的头发都剃光了，只有一小撮在头顶上直立着。一件破烂不堪的毛衣就是她的鲜明标记。

“我愿意表现摩登、健美，并具有挑战性。”一位19岁的目光敏锐、穿着黑装的男青年说。他极力追随眼下刚从伦敦传来的有“朋克”派倾向的时装，这意味着钢铁、冰块、皮裘和冷酷。他把染成黑色的头发剪得很短，露出了后脖和双耳。右手腕上套着带钉的钢镯。但他还算不上“朋克”。

“我们拒绝加入时装歇斯底里，而致力于追求除纯粹物质以外的其他价值。”一对穿着破旧工装裤和工作衫的年轻人说。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要与众不同。”一位20岁的衣着华丽的女理发师说。她故意把自己的头发理得很短，呈四方形，并在后脑上安了一条长长的假发辮。

“我想成为一个‘朋克’，结果成了半个‘索士(soss)’。”一位17岁的姑娘说。她结识了新朋友，和她们结成一伙。她的衣服全是白色和玫瑰色，和今春橱窗里展销的最新时装一模一样。

这里涉及的是正处于青春妙龄的年轻人。他们渴望表现出不同于父辈的自我身份。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条件和环境的影响，他们不断扮演着种种不同的角色，直到最后寻找到他们希望得到别人确认的风格。

服装和发式并不表达某种“我就是这样”的固定想法。极端的外表恰恰表明他们内心的彷徨和不安。有时候，青年们会使用一些简单而又生硬的方式来表示自己摆脱父母而走上自立的道路。当然，服装和发式首先表达着不同的青年文化运动，它们已成为青年希望自己属于哪个派别的标记。



高中生尼尔斯和妮娜爱穿摩登服装

属于某个流派是非常重要的，它给人以安全感，并确认你的一切是否适宜。如果你处在圈外，那就糟了。你可能被看作什么都不算。

这里，最艰难的一步仍然是摆脱掉永远不该反抗父母的那种根深蒂固的犯罪感。在国家青少年心理研究中心工作的心理学家克纽特·雷恩贝格说：“所有的人早晚都要脱离父母，健康成长为独立自主的人。每个人也需要一个环境或圈子以避免在孤独中沉沦。”

然而这位心理学家也无法从心理学上解释清楚，为什么有些青年人愿意追随父母的足迹，而另一些则想方设法打破父母建立的壁垒。他认为，任何社会都有它自己的一代青年，绝无例外。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一个确凿的事实是青年的成长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天，在选择工作、居住地时，年轻人面前有数不清的机会和可能。这也使青年人过渡到成年人变得更加困难。

“我可以理解，今天许多青年人感到不满，觉得自己是社会上多余的人，”雷恩贝格说。“因为社会生产活动已不再能给所有的人提供工作岗位；而且，本来应是人们受教育的学校，也在某种意义上成了那些应干其他事的人的收容所。今天我们直到30岁还被当作年轻人。”

回想起来也真奇怪，13至19岁之间青少年的概念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产生的。一切也从那时开始。大批在战后成长的孩子集中在新建的城郊住宅区，首次发展了自己的青年文化。从50年代中期的摇摆乐运动开始，青年人不再把自己打扮成小大人，而是用拖鞋、宽上衣和瘦腿裤等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他们创造了自己的音乐，自己的语言。对此不能理解的成年人在一旁冷眼相看，愤恨有加。

这种文化以后继续发展，和父辈的距离越来越大。60年代出现了经济的高涨和嬉皮士运动。他们的口号是“快乐”和“博爱”。所有的男女青年留起长发，打扮得像印地安人似的。有人搬到乡下去住，为的是更接近大自然；另一些人试抽大麻，为了更靠近自我。甲壳虫乐队和滚石乐队成了英雄。这时成年人还置身于圈外。

70年代是艰难的年月。找工作很不容易，没有钱就得不到住房。在英国出现了“鬍客”，头发染成五颜六色，还搽稀奇古怪的胭脂，铁钉和安全针也成了装饰品。他们演奏尖声刺耳、粗糙庸俗的滚石乐。他们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表示对社会的抗议。

这时,时装设计师们紧随其后,他们观察青年中发生的一切,利用青年们的极端表现形式,予以加工和提炼,设计和生产了各式各样的黑色衣衫及饰有钉头的皮带,以投青年人所好。

青年问题专家们认为:青年们对待成年人社会有三种方式:一部分人退出去,是周围社会消极的观望者;另一部分人适应形势,完全溶入成人世界之中;第三部分人则进行对抗,积极参与各种政治骚乱。



演奏摇滚乐的青年

社会学家们指出:今天第一种人远比第三种人多。有一大批青年和成年人没有什么特别联系,也不想成为成年人。此外,也没有适合于各代人之间的自然接触、可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场所。老人在养老院,孩子在幼儿园,成年人整天忙于自己的事务,年轻人聚集在青年俱乐部。这样,青年人又怎能了解成年人世界的问题,学做成年人呢?然而绝大多数青年都有一个生活计划,想找到工作,安顿家庭,生儿育女。一旦他们的计划无法实现而对将来的期望破灭时,他们该怎么办呢?谁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是“无望的”青年吗?

挪威民意机构曾对挪威东部地区的 400 名年龄在 17 到 24 岁之间的青年进行了一次不记名的意向调查。结果表明,无论是穿“朋克”服装和“索士”服装的青年,还是穿荒诞派或迪斯科服装的青年,都认为重要的和不重要的几件事是:

重要的

有一个安全的、自己喜欢的工作。

迪斯科和摇摆乐。

不重要的

尽可能多地赚钱。

流行音乐,“朋克”乐,宗教音乐和古典音乐。

和朋友的良好关系。

诚实正直,深孚众望,女青年要漂亮。

婚姻美满,和朋友或父母谈论问题。

更多地了解电脑技术,新闻媒介,外国文化和医学。

参加行动组织,签署抗议信。

调查中,大约92%的人觉得自己的生活不错。多数人的意愿是找到一份喜欢的工作,婚姻生活美满,生两三个孩子。80%的人认为到30岁时,无论工作、住房、家庭还是业余时间和个人嗜好都将是令人满意的。尽管只有少数青年仍在为失业、住房短缺和糟糕的经济所困惑(这少数也涉及到数以万计的人)。年龄越大,经济问题越突出。8%的青年认为生活没什么意思。

分析结果告诉我们,在男女青年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女青年们:

●对每天只工作几小时或每周只工作几天很感兴趣;而对钱的兴趣很小。

●对保健饮食、外国文化和人种、占星学及同种类似疗法、针灸等很感兴趣;而对政治,现代新闻媒介,不明飞行体及科幻小说等没有兴趣。

●很愿意参加示威游行和散发传单;但极少愿意参加某个政党。

●多数是基督教徒,并对其他宗教很感兴趣,但对吸毒不感兴趣。

●对核战争的威胁十分关切,而对失业不大在乎,也不相信找工作相当容易。

爱情和恋爱,和情人在一起。

顽强,华美,性感,男青年要有幽默感。

和配偶或同居者谈论问题。

更多地了解职业选择,音乐,嗜好和社会发展状况。

成为某政党的成员。



待业的年轻姑娘帮人看孩子

- 很喜欢看书和杂志。
- 切望熟悉自己的同居者，并与他保持稳定关系，通常希望有三个孩子或更多。
- 很注意同父母保持良好关系。
- 对同性恋、外籍工人及残疾人问题很感兴趣，而对乘汽车兜风、消遣、聚会等兴趣不大。
- 不愿意削减购置服装的预算。

总的说来，绝大多数青年都把亲密的朋友和良好的伙伴关系放在第一位。但在 23 到 24 岁的年龄群中，金钱和经济变得重要了。一个固定的有意义的工作几乎与好朋友同等重要。他们远比他人更深刻地理解到受过良好教育和合适居住地点的重要性。那些已婚的或同居的青年对孩子和住宅的关心程度并不亚于度假和业余生活。

由此，我们也许可以说，青年们正在长大成人，或者正在使自己适应社会。

政坛上未来的新星

调查表明，尽管不属于任何党派的挪威青年高达 87%，参加各政党青年组织的仍有 6 万多人。他们经常在支部会上、办公室里和油印机旁度过许多时光。他们极少引人注目，却在发表决议、投稿报刊及散发传单等活动中异常活跃。他们怀着参与社会的愿望和旺盛的求知热情，出席名目繁多的学习班、主题讨论会和夏令营，以便获取知识和组织经验，并同他人建立良好伙伴关系。

诚然，他们中有些人是由于对环境的反应，或者某个偶然事件才参与政治，他们会很快退出，但也不乏有经过深思熟虑后才有意识采取行动的人。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坚持认为自己是相当普通的青年。

奥德·雷达尔，18 岁，是索纳达尔市人。他业余修理汽车，并想把这当作谋生之道。他在一个乐团拉低音提琴，也是工党青年团地方支部的文化负责人。仅经过两年的积极活动，他所在的支部已成为莫尔和隆姆斯达尔地区最大的支部。奥德在一年前参加了这个组织，同时参加的还有他的女友乌妮、乌妮的孪生姐妹及另外四五人。

“我们要是二十年前的青年人就好了，”奥德说，“那时期经济高涨，



彼尔和卡莉：

“我们是普通青年，爱好体育。”

工作很容易找。现在许多人失业。但你置身于事外也毫无用处，情况不会因此而变得好些。”

乌妮及她的女友点头表示同意。她们对讨论学校政策最有兴趣，她们今春读十年级，准备以后当裁缝和理发师。她们都已17岁，很快对迪斯科有些厌烦了。

这天天气晴朗，他们的主题讨论会在野外举行。三十多个17岁到22岁的年轻人会集在海湾边的一个山坡上。他们中有学生，待业青年和青工。郡里的团负责人特意从克里斯蒂安松市赶来作有关工党青年政策的报告。

傍晚，他们在山冈上燃起篝火，夏天的夜晚显得格外柔和美好。他们中有的在火上专心致志地烤香肠，有的在试试钓鱼的运气，大多数女青年在喝汽水。不一会儿大家在树林里围坐一起，一个青年弹起吉他，大家随着唱了起来：“成千的人支持我们的事业，大家手拉着手，奋勇前进！”

在奥斯陆离议会大厦不远之处，在大型电车不时疾驰而过的地方，站着安德斯、温狄、达格和约翰四个青年人。他们的衬衣上别着保守党青年团的胸针。作为该团的地方组织负责人，他们几乎每天出入于保守党大楼。在保守党青年团奥斯陆的办公地，天天人来人往，热闹非常。有的来借复印机，有的想用排版设备出小报，也有的只为了随便谈谈。

“如有空闲时间，这儿是个好地方。”一个打着领带的男青年说，他在文件柜间的沙发上坐下来。

有些姑娘们是新近通过熟人加入的。她们通常从一个同学或朋友处了解到这儿环境很好，又能学习政治，就来了。

确实，那些勤奋好学的能在这里找到许多学习的可能性：演讲班、学习小组、周末讨论会、专题晚会、辩论大会等。此外还安排不少社会活

动,如迪斯科、足球赛、和候选人一起野餐、在楼梯上采访、圣诞舞会等。所有这些活动,安德斯等四人都踊跃参加。

他们以后想干什么呢?首先他们都想进一步深造学业。两人想学法律,一人想学电子计算机,一人想学市场销售。可是对于政治,他们都不想放弃。对前途他们丝毫不担心。他们说:“现在大家都在谈论就业和住房。这问题会得到解决。最主要的是你要积极投身进去,而不能等待别人把一切替你安排好。”

“蓝屋”中的青年人

在奥斯陆的市中心,有一座“蓝屋”,它既是集体居住地,又是有名的文化场所。这里的宗旨是:把感情发泄出来,通过跳舞表达,或者用强烈色彩把它们画在脸上,并让他人也来分享,这就是艺术。青年们蜂拥而至,他们来绘画、跳舞、取乐,来学习录像、摄影和布鲁斯音乐。这个地方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大家,既受到一些人的喜爱,又遭到另一些人的诋毁和反对。

我们按照街名和门牌号寻找,突然,迎面矗立着一座天蓝色的楼



高中生联合会中央执委会的成员在讨论问题

房，在色彩单调的街景里显得十分突出鲜艳。一进院子，各种颜色的灯光更使人眼花缭乱，一时很难适应。

“这些颜色不错吧？”莫妮卡迎上前来问道。她很年轻，才19岁，是所有居住者中年龄最小的。“我们不太相信一夫一妻制，”她说。“当奥斯陆超过半数的夫妻关系都处于破裂状态时，肯定这当中有很多弊病。”她还告诉我们“蓝屋”的这种集体居住形式自1980年以来就存在。在成员之间也曾出现争端和侵占行为。

“但是，和压制感情的做法不同，我们试图让感情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表达出来。”她说。“通过扮演角色或者游戏，可以使那些困难的感情逐步消失，从而把感情压抑在自己内心过得更加愉快些。”

创造性的活动在这儿的居住者中得到高度重视。整个房屋650平方米，有咖啡厅、报纸印刷车间、《热土豆》编辑部、培训班房间和录像车间，此外就是16个人的居住区，当然不可避免是相当拥挤的。

但是还行，因为居住者们有共同的兴趣，这远比个人房间等其他要求重要得多，这就是想创造艺术。这种艺术所包含的内容，远比人们在画廊里看到的或者在家庭墙上装饰的艺术更广泛，更深刻。

艺术就是你创造自己。艺术就是欢快，它不应该光让那些所谓的艺术家们所拥有。这就是居住者们的看法。所以每天清晨的叫醒大家起床的方法也就千奇百怪。有时用录音机播放轻松欢快的音乐旋律，有时就用假嗓子叫出忧郁缓慢的爵士节拍，什么都行，只要在7点15分把大伙聚在一起吃早餐。

坐在餐桌四周的板凳上，他们谈论时事新闻，也互相通报情况，或者讨论一下如何准备上街演戏、学习班、周末讨论会、野营等集体活动。他们中多数忙于“蓝屋”外的工作和学习，但在晚饭前准赶回来绘画或跳舞。

“能通过活动和色彩表达自己实在太好了。在搬来之前，我从不喜欢跳舞，现在已成了我的主要爱好。”莫妮卡喜形于色地说。

（〔挪威〕《晚邮报》）



美国 新一代的 黑人青年

〔美〕丹·丘

任 予译

八位不同职业的黑人男女青年怎样看待已故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留给他们的世界——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永久性的改变。

在 1968年的4月4日,马丁·路德·金博士在孟菲斯被狙击手的子弹夺去了生命,他那雄辩的、充满道义感的声音也随之消失,这件事过去已经20年了。现在,新一代的美国黑人正在进入成年,在他们的脑海中,金博士只是个历史形象而已。他们是进入金博士所致力于创建的新世界的刚进入成年的第一代。是他们这一代人将受益于金博士所取得的胜利,也是他们还须与尚存的不公正现象作斗争。也许没有人比诞生于金博士被暗杀之日的美国黑人更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了。美国《人民》杂志记者采访了几位出生于马丁·路德·金遇难日的黑人男女青年,询问他们是怎样看待金博士和他们自己的生活的。



基恩·罗宾斯(大学生)

罗宾斯是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电机系二年级学生,奖学金获得者。他在宿舍墙上挂着一张马丁·路德·金的小照片。金博士逝世那一天,他出生于纽约市。他对于金博士的勇敢和品德怀有深深的敬意。他说:“每当我的生日

来到，我就觉得好像也是他的生日。我有时想，要是我有那样的勇气，跟着他去游行，那就好了。”他停下来想了一想，肯定地补充道：“是的，我会去的。”

罗宾斯没赶上游行，但确实在其他方面显示了自己的气概。他出生于贫民区，但人穷志不穷，考上了全国第一流大学。他的邻居们并没有受到金博士多少积极影响。罗宾斯说：“我中学里认识的那些人大多数不是死了就是被关在牢里，因为他们吸毒贩毒，多数姑娘都有了娃娃。在贫民区，受教育并不重要，钱才重要。”

罗宾斯爱读书，喜欢思考，但他在中学里并不喜欢出风头，直到他被推选代表毕业生致告别辞，同学们才发现他十分聪明。他的父母为此感到很自豪。罗宾斯的父亲是清洁工人，母亲是家庭主妇。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罗宾斯是进大学以后才开始尝到种族歧视的滋味的，尽管这种歧视很微妙，并不直接表现出来。他在图书馆深夜攻读，管理员会过来检查他的身份证，看他是不是该校学生。罗宾斯说，在波士顿有些场所他不能去。他也怕自己的前途会因种族问题而受影响。他说：“我要不负众望，努力进取。”但他又说：“我会得到提拔，但永远也提不到公司总裁的位置。”所以他想以后自己开业，招聘工作人员时，不分种族，量才录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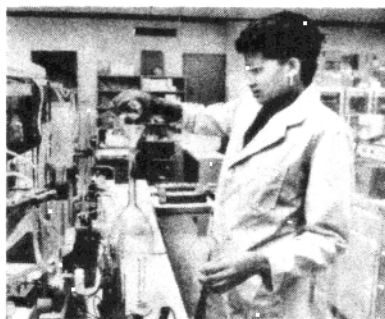
托伏尼亚·奥斯汀(待业女青年)

奥斯汀已有一个一岁半大的孩子，最近又怀了孕，但她没打算马上跟孩子的爸爸隆尼·艾伦结婚。艾伦是个电视修理工。奥斯汀和母亲以及三个弟妹住在芝加哥种族混居区洪堡公园地段一套狭小的公寓房子里，中学毕业以后，她在一家医院当职员，工作了一个夏天。现在她靠福利金过活，但她表示等孩子大一点以后，就去找一份工作，不管什么工作都行。她愿意接受一些培训。她



说：“我想做一些与孩子有关的事——我爱孩子们，我有足够的耐心——当办事员也行。”

每年这个时候，奥斯汀总会想起命运赠予她的遗产。电视里播放马丁·路德·金特别节目。“当屏幕上展现他的墓碑，我就想到自己的生日和后来的成长，这使我感到与众不同。”奥斯汀认识到，身居贫民集中的芝加哥西区的一个黑人女青年的前途与金博士所设想的还不尽相同，但她深信金博士已使情况有所改观。她说：“金博士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使我感到不必再去问人家我可以不可以乘公共汽车。我想不想乘车随我便。”



格蕾塔(女大学生)

格蕾塔听这个关于在她出生时发生的故事已经好多次了。当她的母亲托米进圣路易斯医院准备分娩的时候，马丁·路德·金还活着，但她分娩后，发现金博士已经死了。年复一年，格蕾塔对于金博士的事迹了如指掌，金博士成了她心中的偶像。她认真地说：“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种族平等没有实现，但金博士的梦想应该永远扎根在人们心中。”

格蕾塔 12 岁起生活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她承认，种族偏见对她世界观的形成有影响。她说：“假如你把种族歧视造成的痛苦深藏心底，你就会对他人心怀敌意，但如果你处理得当，你这个人就会变得更好。”格蕾塔说到做到。她现在是新奥尔良市赛维尔大学二年级学生，平均成绩只有 3.53 分（本来 she 可以争取 4 分），但她并不在意，并且想在药剂学专业得个博士学位，以后投身工业或搞研究。格蕾塔回顾她历史性的生日时说：“我母亲一直念叨，‘我的宝贝以后会出人头地的。’你瞧着吧，我会拿到诺贝尔科学奖金的。”

拉蒙·凯恩·沃尔克(劳教犯)